

李吳

剛闓

己生

批註

文津出版社印行

桐城吳氏古文法
克齋署



古之文也
桐城文氏



桐城吳氏古文法序

余年十五六於成都書肆得先北江師所批韓非諸難史記序贊而大好之以爲開示始學無過於此其後復於渝州得剛己先生所批古文辭嘆爲得未曾有二書藏篋衍間忽忽三四十年奉爲枕祕顧未嘗思重鍍以行世也南來以文學教上庠見所授文選類多不適于用以皆爲成學者言而非所以喻始學也夫文章之事難矣然苟得其從入之途升堂入室非甚難事也俗本既茫洋無所歸大師又每喜以精微召二者皆非始學所亟也獨桐城吳摯父先生以高文碩學爲世大師而其課先師及門也口說之頃又無不自至淺至近入而造乎至精至微之域博徵而詳說曲譬而罕喻千古文章不傳之祕無不傾筐篋而出之無飾無隱是真學文者千金寶筏也先師本之以說韓非史記剛己先生本之以說古文辭蓋二書出而古文之祕闡發無餘蘊矣始學獲所津逮發爲文章有不上追古作者而與之並者乎余旣傷輓近選本之無當而來學

之徬徨無所適也。因發篋出二書彙刊之。題曰桐城吳氏古文法。以先師批本爲篇上。而以剛己先生所批爲篇下。又于其中各區上下焉。嗚呼。百年以來海內言文學者。既莫高于桐城吳氏。則其父子師弟閒所論文章竅要。一皆古作者師師相承之說也。世不言文則已。言則寧能遠是超是而外是邪。鋟而布諸世。尤始學所急。斯余重刊斯編之微意也。吾聞天道六十年而一變。斯編之布。在遜清甲辰丁未之交。其時文猶未盡敝也。道喪文敝。至今日。苟無大師之作。以導其先路。起衰之事。寧有望邪。是書之重布。甲子周矣。揆諸剝復通變之理。其斯文有復興之望乎。余將拭目以俟之也。太歲在闕逢執徐相月福州曾克崑。

序

中國文教之國也。後生爲學，苟文事之不知，則其才智不開，而莫由責効於世用。顧講求文事，非得其傳，罔冀焉。世之議者，輒難之，宜矣。曩刻先君所選古文讀本，爲初學善本。第疏釋不具，讀者病諸。保定兩江公立小學堂，旣成，請文法教科書于余，因取讀本中韓非諸難，粗加詮次，益以史公序贊若干首，本於庭訓，不惜詳且盡，慰蒙求也。夫文章之妙，不可以言說也。雖然，欲以喻之于人人，蓋有不得已者矣。斯編雖不足與大雅，或亦志學者之所不棄乎。光緒甲辰季夏，桐城吳闈生。

桐城吳氏古文法上篇序

例言

余著此編。初止爲同鄉學堂童蒙之使用而已。既而印行後。頗風行一時。兩次翻版。咸盡。泛觀近刻文法書。尙未有善於此者。則此本未宜遽廢。幕府無事。因重加釐定。以所錄多係短篇。因增入韓非說難。及史公報任安書兩大篇。以爲長篇文字模範。學者究心於此。庶不至有迷塗之嘆乎。

此本出後。同人多加謬賞。而頗有議其程度太高者。日常所見。幾於衆口一詞。某君面歎曰。子書非中小學所能用。高等學堂以上課本也。此諸評。驚竊未敢苟同。蓋斯編度盡金鍼。軒豁呈露。取徑至爲淺顯。若以程度過低相責。所無可辭。安得轉議其高乎。並此而高視之。則必從白話俚詞入手。恐終其身無入文學之路矣。人恒言曰。文明。烏有不文而明者哉。吾書若得良教師口講指畫。廣譬而曲喻之。七八歲稚子所能通。若畏其難而不學。雖至入高等學堂時。恐其依然不解也。獨有一語須申明者。此本乃教師

用而非兒童用者。教師玩味批語。心領神會。以之教授兒童。殆無善於此者。若不得教師。以此望兒童自曉。則求初駒於千里。責尺木以棟梁耳。

又或有言者曰。子書誠善。惜也過少耳。子何不益之。此說亦不敢承認。吾書既教師所用。則舉一反三。卽此已覺其多。若沈潛於是而猶不能悟。卽盡古人佳篇而釋之。寧有喻哉。蓋不如其已也。光緒丁未季春書於濟南節署芝蘭室。

桐城吳氏古文法上篇目錄

韓非子難解弟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章 歷山之農者侵畔章 管仲有病章 靡笄之役章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章 景公過晏子曰章 齊桓公飲酒章 齊桓公
之時章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章 鄭子產晨出章 文公出亡章 魯陽虎欲
攻三桓章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章 衛靈公之時章

說難附。

史記序贊解弟二

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項羽本紀贊 魏世家贊 田敬仲完世家贊 孔子世家贊 蕭相國世家贊

曹相國世家贊

留侯世家贊

范睢蔡澤列傳贊

屈原賈生列傳贊

魏豹

彭越列傳贊

淮陰侯列傳贊

傅靳蒯成列傳贊

衛將軍驃騎列傳贊

季

布欒布列傳贊

報任少卿書附

桐城吳氏古文法上篇上

桐城吳闈生

韓非子難解第一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而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繁禮多禮也。不厭忠信。言不辭爲忠信之事。戰陣之間。不厭詐僞。以詐僞取勝。兵家所不嫌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辭者遣退之也。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衆我寡。爲之奈何。雍季對曰。焚林而田。田獵也。偷取多獸。偷取即掩襲而取之意。後必無獸。獸被掩襲。相戒不至。故其後必無可取。以詐遇民。猶言以詐待人。偷取一時。言偷取一時之利。古文簡直。故句法高峻。如此。後必無復。無復者言無復可得也。文公曰。善。辭雍季。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行酒也。先雍季而後舅犯。羣臣曰。城濮之戰。此句補出地名。皆古文法。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措語極簡峻。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今語當云一時權宜之計也。古語但如此。

常於此等處留心。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法，便漸入高古。雍季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用勇犯，又知萬世之利。行爵而先雍季。

以上乃立案。以下乃韓非難語。凡立案止須將事中情節所當駁難之處，一一表明而已。以故行文專求簡峻，并不多著筆墨。如專為城濮戰事鋪敘一文，則楚國如何便敗，晉文如何便勝，當費許多話說，不得如此便了。但簡峻便是古人佳處。今人論理論事，總苦榛蕪不休，求簡不得，知此等記事，便勝人也。

或曰：韓非作難皆設。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此句便非常勝人。蓋既為前事作難，自如此劈頭說破，學者試掩却此句，各為前案作難一篇。下筆時必先有許多例行閒話，斬截不盡，不能如此直說。便是冗弱，便是散漫。觀韓非此文，開頭一語，便將主意揭出，分明涇渭，便是快絕。峻絕也。凡作文主意最要拏定，最要明顯，讀他人文字，連盡數行，茫然不知其命意所在，最足令人煩悶。但如韓非此句，破空而來，奇橫無匹，自是千古所罕耳。所謂起頭處來得勇猛，所謂開門見山，所謂針針見血，皆是此妙也。滑口誦過，便抹殺千古妙文矣。凡對問者有因，因小大緩急而對也。承上文追原對問之法，不再從雍季身上糾纏，便是有截斷。凡為文要做得到，擺多閒話，斷不能便行撤去。此皆韓非筆力斬絕過人之處。所謂逆接，所謂不平，所謂口前

截斷第二句也。夫既已說到雍季，忽又撇開不寫，此獨先原對問之法。然後再落到
敘說幾句，然後追原對問之法，便是平鋪直敘，順寫此理。但凡手必先就雍季身上
雍季便是逆接，不非凡文章佳處，最喜逆起逆接，但又不能脫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
節失次，凌亂難要在細心玩味。古人佳文，然後知所法守耳。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
則明主弗受也。更加一句，仍不落逆勢。以取逆勢。凡逆勢愈折愈佳。○全從空際發
揮，并不靠實。雍季便是逆勢。○雍季之失在專駁，舅犯之言并非對文。
公之問，故韓非之難便從此處下手。但將此意揭明，便平衍無味。絕
不糾纏本事，但憑空發揮對問之理。文筆便高絕峻絕，突兀不平也。今文公問以少遇
衆而對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前文逆勢已足，此處方點明本題。再不點明文恐
謂不平，敘直說耳。○說到本題，輕輕繳足一句，便不復再說。所謂矣，佳文最要明顯，但絕
謂簡峻，所謂直捷，所謂峻潔，以所當說之意，已倒置於前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
不知萬世之利。一段說完，尚有許多餘意，裹繞不清，餘意盡後，思欲轉矣。尚須騰挪，作
態良久，乃得轉過，皆是冗弱蕪蔓之處，能手所以勝人，全在不從常人胸中戰而勝則國
際腕際著想，所謂斬截者，務須斬盡截盡也。○轉筆雄快峻厲，橫勁無匹。戰而勝則國
安而身定，兵彊而威立，雖有後復，大莫於此。言以後之事無急於目前之得勝者。萬世之利，奚患不至。

詐敵之非失計。○自戰勝以下。一氣奔放。語急勢峻。英姿颯爽。如帶風霜。肅殺之氣。故如急灘。自千丈下落。待萬世之利。以下愈轉愈急。如神龍掉尾。雄傑峻厲。至此極矣。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應前文總收上兩段。且文公不知舅犯之言。仍用一句陡轉。揭明主意。作醒快之筆。三處句

勢皆同。即以爲前後照應章法。○並未申明舅犯所言云何。先行叫破。舅犯所謂不厭文公之不知。便是逆此等在韓非幾成常調。他人胸中則萬萬無有。

詐僞者。不謂詐其民。謂詐其敵也。解得透。○韓非長處。總是斬截透快。句句到場。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駁得倒。○行文如此。斬絕。俊快。自有英氣發露。凡語言最難直截了當。韓子則每句必透透後便撇脫得盡。絕

不糾纏。皆其過人處。學者最宜加意。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

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前文過於嚴峻。故用虛神宕漾之筆。以疏其氣。凡過整過峻。皆不能成文。必有疏蕩之處。○峻處整處。在多用緊急嚴重。舅犯則以兼之矣。以讀之語疏蕩處。在多用虛字搖曳。作兩層波折。所謂氣不孤行也。兼之矣。曰已此句開下文。亦是逆折。因未言所以兼之之故。而先叫出兼字。故爲逆也。亦是騁空而來。先行揭出主意。與前幅三處逆筆異曲同工。但前文峭厲。此則紆徐諧婉。若更用峭厲之筆。則板滯不復成文也。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

亦是疏。夫既已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搖曳生姿。皆以救前

蕩之處。

夫既已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僞者。軍旅之計也。

皆以救前

皆以救前

文之峻。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此收全

行文必有總挈之處。或在前面。或在後面。或在中央。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凡

無總處。則散錢無串不成。片段不能成章矣。收亦簡淨。總不向閒文末節。不要緊處。浪擲半點筆墨。所謂惜墨如金是也。○文公之

霸二句。述仲尼之言。謂仲尼言此。乃其不知善賞也。若今人文字。當云仲尼之歎美之。可謂不知善賞。非古人句法矣。

歷山之農者侵畔。爭界也。舜往耕焉。期年。剛畝正。剛古。畝字。河濱之漁者爭坻。釣者所倚曰坻。舜

往漁焉。期年。而讓長。讓於年長者。東夷之陶者器苦窳。窳音庚。上聲。苦窳。惡也。舜往陶焉。期年。而

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

躬藉處苦。而民從之。處讀爲劇音。遽也。藉猶當也。故曰。聖人之德化乎。

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不起筆妙。想天開奇警。無匹匪夷所思。讀之若與本題絕不相關。不知其命意所在。逆筆之妙。一至於此。且此亦

何待問。真可其人曰。堯爲天子。孔妙。子堯舜其意皆難。儒者之教而已。故問於儒者而設

發一矚也。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全愈。轉愈奇。到此猶不落題。靈妙空幻。可謂至極。用筆

以堯舜為聖者何說也○常人作逆筆文字止將一樣說話翻轉去說而已誰能作凌空攝影之筆如天外飛來奇警不測如此聖人明察在上位將

使天下無姦也至此方點明主意若先說此句便自一文不值但凡手胸中若有前幅問答必先從此問下手此乃仙凡之判脫去此層所以能入高古所

以能為令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直達森嚴勁氣○駁得倒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奇肆也

失也承明上意亦以前文賢舜言以舜則去堯之明察堯不得為聖堯言以堯則去舜

之德化是舜無德不可兩得也此段亦疎蕩之處亦用兩排則不孤弱楚人有鬻楯與矛者楯所以

譽之曰其楯楯之堅莫能陷也之陷穿陷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

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此段設喻奇警敏妙機趣橫生凡文中設喻最

譬曲喻足以達難顯之情令人目駭耳回心意震蕩但如此喻奇妙確切亦誠罕有矛

盾之說已為千古用爛而此段奇情妙趣脫口如新讀之拍案叫絕前文意義已明更加

以復加孔子更生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解釋一層用意尤惡

於文字中則所以寬展局勢也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妙絕快絕○此下更

不可同世而立六字撰語絕工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楯之說也妙絕快絕○此下更

能若他人絕不且舜救敗止是裁翦得虛字好史公引國策文字將虛字翦去許多可

之悟鍊句。期年已一過。已止也。三年已三過。舜壽有盡。天下過無以已者。言天下之有盡。逐

無已。五字烹鍊。文句之法。所止者寡矣。此段又問。賞罰使天下必行之。挺接令曰。令號。中程者賞。

中讀弗中程者。誅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句勢俊快。無此所謂文章。要有劍氣者。此類是也。

奚待期年。此段乃韓子鋪張其所學本領而陳說之氣。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此策從

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驕

曰矯處形勢之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爲政。

也。此段收束。所論亦入理。

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奚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

臣故將謁之。謁之。白也。願君去豎刁。易牙。遠衛公子。開方。遠亦去也。開方。衛公子名。易牙爲君主

味。主烹調之味。君唯人肉未嘗。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

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豎刁自宮以治內。宮謂宮刑。人莫不愛其身。身且不愛。安能